

〈交心換命〉(下)

戚畫

葛戍

這鋪子元宵做得好吃，果不其然日常菜色也相當可口。

待到菜都嚐了、也選揀了，將碗遞回戚畫面前，葛戍才慢吞吞的醒悟過來：「戚先生，認識，柳丁？」

那個奇怪的傢伙還真把這當名字用了？咦？戚先生怎麼知道他們見過面？

他當然能自己挾菜，雖說胃是有些虛了，但也不至於吃幾口菜飯就犯病，根本不必每回都讓葛戍為自己一一試過才盛裝，但讓人代勞總是比自己來輕鬆。況且……在察覺那份不能宣之以口的心思後，光是這樣習以為常的佈菜與默契都令自己喜不自勝，落在旁人眼裡，都會覺得這是無比親近的關係吧。

縱然只是自欺欺人，也令戚畫感到滿足。

眉眼彎彎地接過碗，道了謝要開動時，被莫名其妙的問題弄得一頓。方才以為兩個孩子是吵架了，葛戍才那麼說，但仔細一想，葛戍並不是會因為與人不快而說那種話的人——不如說，他真有可能與人爭執嗎？爭執後又有可能拐彎抹角嗎？

答案無疑是否定的。

那麼葛戍和柳丁間到底發生了什麼？

戚畫霎時明白一定有哪裡出了差錯，但連差錯出在哪裡、出在誰身上也不曉得，只能道：「認識，你和我說過他。」

「說過？」葛戍一愣，他何時向戚先生提過那個……才認識的人？或者說，名為柳丁的某個人？

筷尖停留在空中許久，葛戍回想到的卻不是他與戚畫的交談，而是自己甦醒後，要從醫館離開時，市紫塞進他手裡的兩顆小橙子，以及那番狀似隨口一提的交代。

放下箸，他恍然意識到——或許，這不是自己該繼續追究的。

那麼，新的問題是，他應該怎麼向戚先生回應？

偏頭思考了沒一會，葛戍率直的開口：「我，忘了。」很簡單的選擇，他不想對戚先生說謊。

戚畫對於這答覆毫不意外，畢竟除去「忘了」外，還有什麼事會導致一個人的存在完全被抹煞。只是他不明白為什麼會「忘了」，難道委事時傷了頭部？或者葛戍有什麼舊疾是與此相關的？

緊攥著筷子，半晌才又鬆開。

又來了，又是那股無能為力的感覺。

作為醫者，面對這種事他理應要採取些行動，然而現實卻是他什麼也辦不到——也許，親眼看見柳丁，與他說上幾句話就能有什麼轉機？

毫無根據的念頭浮現，但不論如何，目前尚且是無計可施，葛戍若說忘了，就暫且當作這是尋常的吧。

「年紀輕輕記性就這般差，這可不成。」茶水攤前的老大爺似的隨口道，邊徐徐挾起個蒸餃送入口中。

重新舉起箸筴，葛戍傻呵呵的一笑：「戚先生，幫我，記，就好。」

就算自己記不得了，這世間也照樣一如往常，沒有什麼不同。

……那麼如果自己不在了呢？是不是也不會有什麼不同？

舉箸的手再度停下，葛戍又一次失神。

「我想要你一直都平平安安的」，戚先生那句話重新在他的腦海裡迴響起來，原本清明的光芒現在卻猶如一根銳刺，直扎在他心上，莫名地難受。

——得，這頓飯是別想好好吃了。

為難的望向戚畫，他很想問問戚先生，如果自己不在了，這世間對戚先生而言會有什麼不同嗎？

但可能的答案又讓他感到很不安，畢竟他從來未曾如此在意過自己在另一個人心中的重要性，也不知道該不該因為自己的心意而要求對方做出判斷。

況且他也不想讓戚先生也經受這樣的為難。

那抹可愛的笑容晃得戚畫心都軟了，若不是一手碗一手筷，他早就往那頭頂揉去。

欲張口回答，就見少年神色不對，傻氣的笑意蕩然無存，使得戚畫有些擔心，猜想他是為了忘事而懊惱。

不只他，戚畫自己都有些愁，愁葛戍哪天會不會忘了自己。

懷揣著不安，他攔下礙事的碗筷，做了適才就想做的事，只是稍稍向下轉了向。抬手往面頰過去，輕捏了把：「行，但有件事我不能幫你，你得自己記。」語畢，也不主動說出話中指的是何事，重新端起碗筷又用了起來。

被帶有些許涼意的手指揪著臉皮拉回了神，葛戍不自覺抹了抹臉，從沉鬱的思緒中脫離，滿腹好奇的愣愣追問：「什麼，事？」

知道葛戍定會問個明白，而自己的答案也到嘴邊了，卻在說出口那一刻感到一絲羞赧，連方才為了掩飾不安而故作的從容都端不住。

與那雙寫滿探究的眸子對視，一會又別開目光，低聲道：「我。」

「你若忘了我，我會很……很生氣。」也會很難過。

從短暫的對視裡接收到了戚畫的心念，這讓葛戍感到心頭一股強烈的撼動，他甚至必須握起拳頭來隱藏顫抖的指尖。

如果自己不記得戚先生，戚先生一樣會活的好好的，但是……會不開心？

快速深吸兩口氣好讓語氣平緩下來，他小心翼翼的按耐住激動輕聲問：「對，戚先生，重要，我？」

如果對於戚先生而言，自己的存在與否會影響到他以後生活的快不快樂，那麼自己……那麼自己……

思緒到這裡忽然中斷，一片空白，葛戎驀然警覺，若這麼問了，現在的他卻還無法給予戚畫明確的擔保，他不知道應該怎麼辦，他還——欠缺著什麼。

趕緊搖搖頭否決了自己方才提出的問句，他改而堅定的承諾：「我，會記住，一定。」

這不是顯而易見的嗎？對於那些不重要之人，他根本無心理會他們記得自己與否。

但葛戎不一樣。

若有一日他像忘了柳丁那樣忘了自己？光用想的都覺得胸悶。身邊親近之人一個也不剩了，戚畫不想連眼前之人也失去——他甚至還沒鼓起勇氣表明心跡。

游移的目光回到少年身上，戚畫想答覆，卻見人搖了搖頭開口，道出的語句聽在耳中，熨貼在心裡，令他的情緒舒緩了好幾分：「食言的話……你就一輩子都長不高。」

一輩子長不高！太可怕了！要是將來都長不高，他怎麼好好把戚先生抱進懷裡？

立刻面露驚懼的神情，葛戍慌張的猛搖頭：「不食言。」

想了想，似乎還覺得這樣不夠保險，匆忙從左袖拉出匕首，扯開衣袖，當場就要下刀。

把戚先生的名字給刻在手上就不會忘了！

看來是真的非常在意身高。

戚畫笑著想揉他頭，再多嚇他個幾句，孰料下一刻就見一抹刺目銀光閃過。

許是相處久了，有些事只消一點細微的跡象便能見微知著，他頃刻意會到葛戍打算做什麼，全然不管手是否會傷著，驚詫地將利器奪過藏到身後，擰著眉怒斥：「你在想什麼？我才說想你平平安安，結果你現在拿著刀要劃自己？」

察覺戚畫要奪刃，葛戍嚇得更厲害，反應飛快的指掌一翻，幾乎是自己把匕首給送進了戚畫手裡以免傷到對方，高舉起雙手還沒來得及說話，就被劈頭痛罵了一頓。

「不是……」他滿腹無辜的想解釋，卻又發現好像確實是自己不對，低著頭支吾其詞：「想要、寫下……就，不會忘……」

原先只是想嚇嚇人，沒料到最後受驚的卻是自己，戚畫將七首擱在桌面，用不知是氣得還是駭得有些發顫的手捧起陶杯，飲去大半杯安安心神後，冷著一張臉瞟向葛戍。

他能想像葛戍為何會那麼做，也為葛戍對自己的重視動容，但這不代表他能接受用傷害自己的方式來記錄些什麼。

靜默良久，戚畫取下右手尾指上的金環，解開中間的鏈子將之分為兩枚，拉過少年的手便將素淨的那枚套上。細窄的環上自然什麼也沒法寫，倘有那麼一天葛戍真忘了，恐怕也無法從上頭察知些什麼，但戚畫就是沒來由地想這麼做，好似藉此能鞏固住兩人間的點滴一樣。

戴回另一枚鑲有鮮紅玉石的，戚畫屈指用自己的輕碰葛戍手上的：「這兩枚從我買來那時就是成對的，現在分了一半給你，你看到它，就得想起我，知道嗎？」

帶了一絲對方體溫的金屬箍在指根，彷彿拴住了什麼，好奇端詳著自己手上的金環，又看了看戚畫手指上的金環，恍惚之間，葛戍再度感受到了那道清明的光芒，然而這次，他似乎能夠伸手觸及了……

抬起手，他輕輕以唇觸碰了一下金環，然後執起戚畫的手，同樣低下身去淺淺吻了金環上如血的玉石。

「知道了。」

是的，他知道應該怎麼辦了。

明確的擔保——對於那份心意的回應、他該為對方做到的事。

「我的，性命，是，戚先生的。」仰起臉，他綻開微笑。

就像是在無邊無際的幽暗迷霧中，依循著那道光，找到了前進的方向。

想著若他戴不慣，再讓他去找條繩子串著掛頸上什麼的，但大抵是不必了。雖說葛戍的舉止看得戚畫耳根都紅前來，但也只當他是喜歡那枚指環才這樣。然而，他的下一步卻讓紅潮霎時蔓上臉龐與手指，還燙得要命。

無心與衝動換來如此鄭重其事的回應是戚畫始料未及的，更不用說這一番話聽起來和互許終生沒兩樣。

要擺在以往，他當即就會跟燙到似的把手抽回，但想起無故失憶這種令人匪夷所思的事，與提起柳丁時，葛戍的困惑神情後，戚畫忽然不想別開眼，只想認真地記下每一刻——如此，即便葛戍忘了，至少自己仍記得。

凝視少年笑顏，輕聲回應：「那我的……也給你。」

(完)